



奈飞文化手册 大师的管理课

《奈飞文化手册》



[美] 帕蒂·麦考德 著 范珂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本对奈飞文化进行深入解读的力作。2009年,奈飞公开发布了一份介绍企业文化PPT文件,在网上累计下载量超过1500万次,被称为“硅谷重要文件”。本书是奈飞前CHO,PPT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帕蒂·麦考德对这份PPT文件的深度解读。

《奈飞文化手册》系统介绍奈飞文化准则,全面颠覆20世纪的管人理念。帕蒂·麦考德归纳出8条奈飞文化准则,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奈飞为什么要对传统的企业文化理念发起冲击,以及它在打造自己的企业文化的过程中究竟提出了哪些颠覆性的观点。

各类企业打造自己的“奈飞文化”的行动指南。《奈飞文化手册》通过特别的章节设计,方便企业管理者将之运用到自己的企业,打造属于自己的“奈飞文化”。

《熊镇》



[瑞典] 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著 郭腾坚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在这部作品中,巴克曼突破了自己擅长的叙事模式和视角,将描写对象从老人和小孩延展至小镇群像,借由一次意外事故之后人们的选择透彻地检视了人性的柔弱与坚强,直击人心最深处的伤痛和温柔。

熊镇是一个小镇,一座冰球馆,几个家庭,一个酒吧,一片森林,一群男孩和几个女孩,一群男人和一群女人。小镇偏远,落寞,冬天很长,雪很多,镇上的人们,懂得沉默和忍耐。

它是安静的。它的爆发在一个夜晚,当一个女孩的衬衫被撕破,一枚纽扣掉在了地上。

我们该如何活?如何爱?如何赢?如何保护那珍贵的事物?如何选择和做一个更好的人?

这是一个小镇,可这是一整个世界。这里有很多人,可最终你只读到了自己。

《世界观》



[美] 理查德·德威特 著 孙天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世界观》介绍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根本问题,如什么是真理、哲学性/概念性事实等,涵盖了科学史上对世界观产生冲击的历史事件和哲学主题。科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套新的认知体系,如从亚里士多德世界观到牛顿世界观的跃迁。

本书纵论西方科学两千年,探索科学的起源和思维的本质。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阅读、了解的关于科学的历史和哲理,有助于读者构建正确的世界观。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观是年轻人的“底层操作系统”,科学的世界观有助于年轻人升级认知,为个人成长赋能。也有益于企事业单位掌握科学和创新规律,助推重大科技创新。

本书是一本能让人大开脑洞、训练思维、自我成长科学哲学书。

《大师的管理课》



[美]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 贝弗利·凯, 肯·谢尔顿 等著 谭琦琦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为什么有些人能克服挫折,在事业中成长,平步青云,而有的人却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身为领导者,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本书主要汇集了一些畅销书作者、思想领袖和管理专家等人的领导思想和智慧,揭示了他们在自我修炼、管理组织和影响他人的一些经验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如何突破困境,成功实现事业转折的秘诀。本书主要分为领导者的自我成长之旅、领导者如何轻松影响他人和领导者如何突破困境三个部分,涉及领导力、自我认识、与人相处、学习和指导、转折与选择、应对挫折等管理要素,对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经验指导。

(晓阳)

本报记者 邓崎凡

1980年11月17日,罗大冈在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的刘硕良写了一封100多字的短信。当时,罗大冈作序、齐香教授为之校订的《保尔和薇吉妮》在该出版社名义之下编辑,10多天后,《保尔和薇吉妮》与《白夜》成为新挂牌的漓江出版社推出的头两本书。

写信时,罗大冈正负责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法国文学分册,“一点闲余的时间都没有”。然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刘硕良接连收到罗大冈的3封信和一篇3000多字的序言。这也成为刘硕良40余年编辑生涯里最早收到的译著者来信。

如今,这3封信收录在刘硕良《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一书中。1980年代,正是出版界春潮初起的年代,几家地方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漓江出版社创立后,开一时风气之先。

后来任副总编辑的刘硕良是漓江出版社创始人之一,在出版生涯中,他保存了译著者、读者、媒体及出版界人士的2000多封书信,结集出版的《春潮漫卷书香永》从中选择了近800封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书信。

“采摘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巨大变化所激起的若干浪花涟漪。”刘硕良说。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84年2月20日,一位名叫钟隆安的炼钢工人给刘硕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求购《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他还给编辑提了一点要求:“请编辑同志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编辑丛书时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做事当时的历史局限,也不要用一种

冷养麦

前两天遇到酷爱奈保尔的故人,想到该书生总有新年的阅读计划,便问奈保尔读得怎么样了?小帅哥有点不好意思,细语说,“今年一定读完。”

说起来,这是前年的事儿了。当初小兄弟发图为证,声称收获一套奈保尔全集,并随即表示,“年内一定读完”云云。狗年新年初始,想不到旧话又重新在朋友圈公示了一年。

现在看,他兴许就是那么一说,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宣言的意思。试想,奈保尔所著(翻译过来的)几何?何况占比重极高的又是“顺畅好读”的文学故事,几乎没有思想家哲学家那种信屈聱牙稀里糊涂还晦暗不明的著作——必须得耗费海量时间翻三倒四翻来覆去的推敲,真若有心,何至于那么长时间都未能通读啊?

“还真的不是这样。”他说,进入俗世这两年,学这个折腾那个没完没了,又要整材料写报告,经常性的就有烦躁来袭,另外总有少不了的年轻入聚会,每每都是酒入豪乎之日夜,再加上用心

郭建豪

《圣殿春秋》以每年百万的销量持续畅销了26年。讲述的是12世纪英国一个叫汤姆的建筑匠,最大的愿望是造一座大教堂。几经波折,他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于是,在叫做王桥的英国小镇上,围绕着一座已经被烧毁的教堂,企图修建修道院的副院长、破落的贵族后裔,承建大教堂的工匠、谋夺收益的伯爵各方势力角逐,开始一段延续了数十年恩怨的故事。

小说以英国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设为中心,全景展现中世纪日常百态。建筑街巷、餐饮习惯、市井生活,全部有据可查。50年的大教堂建造历史,以及围绕它的各阶层的生活和斗争,都交融在这部史诗小说中。

苦闷之余,我去了一家书店,在一个写着“跳蚤”的地方淘到一本《天地相交的地方》。那本书是作者赵蕴博在美国做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7年学习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实记录。与其说那本书吸引了我,不如说书封二作者的照片触动了我。那是一张半身照,照片不大,几乎看不清是在什么地方拍摄的。作者穿一件藏蓝色或者是黑色

老 哈

那年,我高考失利,被一所二流大学录取,因为考虑到还有两个弟弟在读书,父母的担子重,硬着头皮就去读了。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我曾跟朋友调侃,英语课听不懂英语,专业课听不懂方言,我仿佛从人间来到了鸟的天堂,当然一点也没有天堂的美好和舒服。

苦闷之余,我去了一家书店,在一个写着“跳蚤”的地方淘到一本《天地相交的地方》。那本书是作者赵蕴博在美国做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的7年学习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真实记录。与其说那本书吸引了我,还要面对恶棍的敲诈和不近人情的工头;被当成女巫的艾伦独自抚养杰克,住在森林里,但仍不忘追求幸福憧憬美好;哪怕是埃格尼丝死的临终遗言,也是要嘱咐她地生所受爱,给我建造一座美丽的大教堂吧。每个人都在追求,在寻找可供

文化·开卷

“开放”声里忆春潮——书信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框框来检查书的内容是否符合今天的形式。”

“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今天的读者,他们是能分辨是非,中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这位炼钢工人说。

“20世纪80年代,是万象更新,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日新月异,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代。”今年75岁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郭宏安回忆。1983年,他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谈到,自己对《巴黎的忧郁》一书,只做了校译,并无全译,“可以署我校”。

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漓江出版社依靠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为“基地”,联络了一大批知名学者、翻译家,组成了包括老一辈,50岁左右“挑大梁”的中生代以及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在内的译著者队伍。《春潮漫卷书香永》中收录了其中178名译著者的432封书信。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享誉全国的品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上世纪80年代回国时,在地铁上看到有人拿着厚厚的、红色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觉得“很温暖”。“改革开放的初期,正好从文化沙漠走出来,处在精神活跃的状态。漓江社当时抓住了好时机。”陈众议说。

不仅是漓江出版社,一些地方出版社率先冲破“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湖南的《走向世界》、四川的《走向未来》、浙江的《飘》、江苏的《译林》……地方出版社佳篇名作迭出。

择善而译

1983年11月,新疆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学》编辑部给漓江出版社总编室写了一封信。当时,他们将漓江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世界中篇名作选》(第一集)中的《第四十一个》翻成少数民族文字并已校订完毕,准备发稿时,有人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出这样

书控还是时间控

讨好伊人的本职工作需要亲自出马,不得不常常转向奔跑于歧途,以收寻异性好尚资料丰富二人世界谈资等,末了时间完全碎片化……

秀才所言或有道理?还是托词借口?这得由他自己去研究了。我想到的是阅读规划:到底应该是时间控还是书控?

先简单粗略地定义一下。所谓书控,就是以书籍选择或书本数量来计划看字,而时间控,则是以读书时间的强制限定来度量阅读生活——不拿书卷的多寡来说事儿。

人们经常会看到高人关于阅读的规劝,如教授的经验之谈,什么一年必须翻遍100本书之类。也是因为这类“书控”方略的迷惑,不夸张地说,相信很多人的阅读谋略都据此展开。

遗憾的是,这种大咖神谕,有点毁人不倦。倒不是说数量上的驱迫,以及厚薄、喜好不论的卷册凑数行为,而是,我总感觉这种貌似有道理的说法,实际上不太科学。没有必要皱着眉头,下定决心把已经感觉到很难看的书从头读到尾吧?遇到虽然艰深,然而却感觉醍醐灌顶的书,如思想、哲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抱着反复读它个一年半载的可以有

也许我们也可以建造天堂——读《圣殿春秋》

但这部小说真正受世人青睐之处,是他带给人们的力量和希望。这力量,就是责任。整部小说,充斥着死亡、背叛、暴行和阴谋诡计。但小说的主题,说传奇也许轻佻,说悲壮也许煽情,说虔诚又显得迂腐,这1000多页的小说,最后沉积下来的,还是两个字——责任。是的,这是一个关于责任的故事。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与国家是难以相容的两个势力,而作者依着这条主线,用无数人的情感故事表达了人对艰难生活的抗争与不屈。彬彬有礼的修道院副院长菲利普为了自我与信徒的信仰修建大教堂的同时,还要与自私自利的主教抗衡;为了生存不断找寻工作的汤姆,还要面对恶棍的敲诈和不近人情的工头;被当成女巫的艾伦独自抚养杰克,住在森林里,但仍不忘追求幸福憧憬美好;哪怕是埃格尼丝死的临终遗言,也是要嘱咐她地生所受爱,给我建造一座美丽的大教堂吧。每个人都在追求,在寻找可供

一本书一座灯塔

的大衣,而立之年模样。照片真正打动我的是那样一种气氛——昏暗的天宇中透着那么一股子冷峻。是的,就是这样一种气氛跟我产生了某种共鸣。

这本书,我看了太多遍,里面留下了很多阅读注脚。我还记得那些当时很入我肺腑的话,“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压力,孰轻孰重?”还有,“一夜之间可以成为一个富翁,十年也造就不了一个贵族”,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有一个画面,曾让作者牢牢记住,并埋下了一颗梦的种子,也让我这个读者深深记忆,那就是雨中的白衬衫。这个“白衬衫”是一个博士,但他不打雨伞地走在雨中。这也许是在渴望雨水冲走疲惫,也许是在寻找某篇论文的写作灵感吧。

大学毕业找工作那年,我又一次把那本书看了一遍,但体悟跟读书期间大不一样。如果说读书期间还是在看别人的生活,那么找工作的时候看此

的作品不合适。他们来信询问:“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那里的情况,想了解社会上最近对这个作品有什么反映,你们的看法如何?”

翻译家们很谨慎。《千鹤》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发表于1952年的一篇中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段涉及两代人的畸恋故事。高慧勤在翻译川端康成作品时,特意来信询问:“联想到《千鹤》一书,内容颇废,人物关系设计乱伦,目前似不宜出版。是否能从‘川端集’中将此篇抽掉?”

“1983年对译著者和出版者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当时我们的态度是既严肃认真又保持应有的清醒和冷静。”刘硕良说。出版社认为,《千鹤》是一部有独特价值的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归类”。后来,《千鹤》得以和《雪国》《古都》一同推出,成为川端作品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读本之一。

也有镇定的翻译家。冯亦代在1983年10月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全国共有翻译文学杂志27种,出的书当然更多。有的翻译质量很差,而且选题紊乱,各式俱全,引起非议,也是事所必然。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正经经的翻译事业也因之捆上了手足。如果经济开放,文化要闭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择善而译之。”

那次风潮实际上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叫停了,但是在文艺界,相关的讨论和担忧则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文艺界的同志对贵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评价很高,选得好,译得好,装帧也好。千万不要停出。”白桦在1986年1月25日写给刘硕良的信中说。

“暴利”与“稿酬”

1982年,冯至收到漓江出版社寄来的25元,系《法国文学论集》题字稿酬。他写信退还并说:“区区六个字,就报以25元,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如‘暴利’,实不敢接受。”

高谈阔论

吧?一些时候,书,就像在黑暗的巷子里给你点亮的一盏灯,爱不释手经年,这种感觉有吗?如此,一年几十本,100部书的计划大约是要泡汤的。

延伸一下,真若单纯以数目字为标的,深耕细读的缺席似乎就很难避免,而囫圇吞枣地翻页码,公允而言,其实已经有些远离了阅读的本意。

反过来看时间控。我们设想一下,来制定一个以时间为轴线的读书计划,例如每天坚持阅读多少小时(分钟),上午、下午或晚上不论,或者每周阅读多少时长,某日耽搁了,另日抽出时间来补齐。碰上晦涩的,您又有兴趣的书,细细地多琢磨几回,翻开轻松娱乐的,一目十行浏览一下,等等。如此这般,窃以为必然不会影响您阅读的积极性——不会因为数字压力而糊弄应付自己,也不会因为“完不成计划”而灰心丧气地放弃初衷。

更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时间控可以助益您养成阅读习惯,只要坚持,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坚持——随心情、精神头优劣,您可以选择或娱乐有趣,或烧脑磨人的书本来充满“读书时间”。显然,这种摊开书籍数量诉求的设计更容易得到遵守执行,久而久之,每日(每周)的阅读时光就会在您心理上留下印记,阅

刘硕良的书信选里,翻译家们为了译作淡泊奉献的故事比比皆是。

而在书信往来里,翻译家和出版社就开始讨论“稿酬”和“市场”了。

《春潮漫卷书香永》里,有外国诗歌研究专家飞白的10封书信。上世纪80年代末,他150万字的《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在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这10封信记录下了本书出版前后的全过程。其中第7封信中,他将3年来因此出差的票据寄上请予报销,并说:“7月中才实行新稿酬标准,对稿酬我从不计较。但此次重印,三本书都可盈利,因此稿酬也可以从优了吧……”

因为出书,同事们都以他发财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宽裕”。他在信中以老友的口吻向刘硕良提到。

而施咸荣《麦田里的守望者》改本寄来后,刘硕良特意按照新稿千字最高9元的标准付给稿费。这解决了施咸荣这位平时省下生活费买书、连来桂林出差旅游都舍不得的教授的大问题。

译著者们关心稿酬,出版者们也有了“市场”意识。

1983年10月18日,漓江出版社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广告,这让董秀玉感到钦佩,她在给刘硕良的信中说到:“真佩服你们的气魄”。许多书店更来信,有的推销自己,表示“愿意效劳”,有的表示“想进书”“想得到货源”,还有的想要建立“互利友好的业务关系”。

“作品出版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著作者分享经济效益是天经地义的。”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震宁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改革开放是从阅读开始的。1978年3月国家版权局决定北京、上海两地出版社加紧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16本是外国文学名著,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读必然就会融入日常,成为您生活的有机部分。

诚然,就读书这件事本身来说,我们没必要要求每个人都“做个计划”给自己带上枷锁,不是每个人都嗜好好看书,尤其是像李适那样的角色,真逼着读书还要求写读书感想什么的,估计其人会失去常态,或者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也未可知。

但是,假如您以读书人自诩,还娇情地要有计划地体验阅读生活(抱歉这么说,因为俺从来不喜欢这种羁绊的劳什子计划),那么,建议列位还是以时间控为基准,这样更便于约束自己,也更有可操作性。

当然了,有读万卷书的理想,您心中也可以装填几组书籍的数目字,这和时间控欲求本身也没有冲突,您说是也不是?



厚重了,喜欢肯·福莱特的小说并非意味着爱上那个时代。我始终觉得,小说属于每个个体私有的,一千个读者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情节里徜徉之后得到的答案才是灵魂涤荡后最真实的。这如同一句隐晦,汤姆死后,其继子杰克万分悔恨地跪在尸体旁,小说里写道:“汤姆所给予他的,绝不是吃住这类平常的东西。汤姆给了他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是任何别人没法给的,甚至他自己的父亲也给予不了,那是一种激情,一种技艺,一种艺术,一种生活方式。”

“你给了我这座大教堂!”此刻,“大教堂”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人内心深处的最虔诚最伟大的象征。我想,肯·福莱特不仅神奇复写了一个时代,也在万千读者心中建起了一座大教堂——

“它给了我一座大教堂!”



《共享经济100问》出版

本报讯 近日,既有前沿政策解读又包括实务指导的《共享经济100问》一书出版。

本书是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共享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及实践研究精华,通过理论结合案例指导的方式,回答了当下对共享经济看不清、看不准、看不透的热点及难点问题,就共享经济的现状、趋势、本质、模式、制度创新、业态及走向等100个热点难点进行了解析,分析了共享经济在中国的机遇和愿景,以及对传统思维、产权制度、监管政策带来的冲击,同时提出了政府对共享经济需要审慎包容、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共享经济100问》对企业家和参与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该行业的走向及发展,应对挑战和机遇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晓阳)